

次一 敢勇 的 出演

奇玉陳



流逝

(映畫故事①)

「文學與電影是互為唇舌關係的，任何一項都不可能是一另項的附屬品。」

——陳銘礪——

從去年七月，臺灣時報副刊換了周寧主編之後，即以膽識與創意為人所稱道。在他上任不久，一系列的「飛揚的一代」專欄推出，立即獲得不少好評。緊接着如「愛與文學」、「新聞小說」、「映像文學」、「挑戰擂台」、「新秀專欄」、「現場目擊」、「科幻月」、「童話月」、「新秀月」……等，在短短不到十個月的時間，把一份原本不受重視的副刊，經營得令人刮目相看。

「映畫故事」是臺灣時報副刊（以下簡稱「時副」）一向倡導的「映像文學」的一部份，假使我記憶沒錯的話，好像早在四月中旬就開始不斷在副刊上打出預告，當時，我相信看到預告的人，都不免有類似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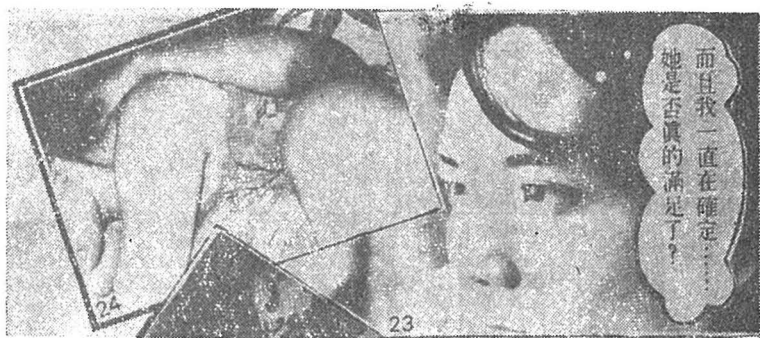
的直覺反應：「周寧又在『發明』什麼東西了？」等着、等着，看到不斷的預告，直是被吊足了胃口，直到五月十八日，終於看到陳銘礪的一篇「鏡頭裏的風景——映畫故事的概念與製作」，總算對「它」有了粗淺的瞭解，翌日，期待許久的「映畫故事」，才正式亮相，一連四天全版刊登，開了副刊未有之先例。

二、

根據陳銘礪「鏡頭裏的風景」所述，「『映像文學』是透過鏡頭，擴大思想領域的一種生動文學，其中包括電影、電視、攝影等具有特殊效果所表達的靜態影像，更且包涵着多層面的——超越紙上作業，反映現階段藝術領域的感人力量。而『映畫故事』即是那多層面，更能具體表露『映像文學』內涵之一的語言畫面。」

陳銘礪將「映畫故事」的含義，委婉地以一百多字來嘗試替它定義，引伸出的概念，十分廣濶，依我看了「流逝」（映畫故事作品①）的印象，它可以說是「一種連續的映像畫面所串連成的故事」。它把一部小說電影化，再將其中能串接起來的畫面，抽離出來，構成許多可以使情節流暢閱讀的畫面。簡而言之，它類似「漫畫」，不同的是，將「漫畫」上的圖，完全以真人與實物代替，周寧稱之為「映畫」，或許就是以「映」與「漫」兩字的互換，強調出鏡頭映像在這方面的突出吧！

三



對任何新創的東西，我一向寄與尊重。

「映畫故事」是創意的表現，這一點可以肯定的，它透過平面，而能將文字與映像結合起來，這小小的一步，孕含許多的「可能」。這是一種紙上實驗電影，若是得到出版界與影視界的重視，幾乎每一部電影或電視連續劇，都可以出版成一冊可讀性極高的專書，它比漫畫更具說服力，也節省了看電影的時間，而且可以放在書架上，「隨時」閱讀，能同時獲得視覺上和心靈上的雙重滿足，我認為：這個突破性的構想，是極具革命性的，也許可以帶起一股新的出版風潮。

就此而言，「映畫故事」是成功的。

四、

可是，就以呈現的作品「流逝」而言，有些話却「如鯁在喉」，非一吐為快不可：

「流逝」是顧肇森先生的一篇短篇小說，被收入「六十四年短篇小說選」（原為書評書目出版，現在已由爾雅出版社接去），故事的情節，不必浪費篇幅重述，我簡單地引述主選洪醒夫先生的話來說明：「這個畸戀的故事，是言情小說的好題材，也可以拍成一部叫座的X級電影。」

假使從洪醒夫畫龍點睛的角度去看改編後的「流逝」，讀者多少會有點失望，因為它實在太「乾淨」了，「床戲」部份，以兩張小小的畫面，若隱若現，一閃帶過，（見上圖）我並不是說非得把它拍成



X級電影不可，只是從小看大，從枝節看整體，就會感到畫面過於纖小零碎，大特寫鏡頭不夠，予人放不開手的感覺。

再則，故事進行中，倒敘（回憶）部份太多，看得人有點昏亂，（見上圖）幸虧我已讀過「流逝」原作，否則真會迷糊不堪。這種情況，我想，等推出第二部「映畫故事」時，應該予以改善才是。

整篇所展現的各場戲中，演員倒是十分盡職，這方面除了極少數的鏡頭外，大致上都可圈可點，導演對演員情緒的掌握，十分理想，照片沖洗，清晰明朗，黑白對比強烈，使得印刷效果，突顯出來，攝影劉棟功不可沒。

整體而言，編劇不好（誰編的？沒有寫出來！），導演運鏡靈活，攝影佳，演員稱職——可是劇本不好，就成了致命傷。一個故事總得讓人順暢地接受才行，否則看了也等於白看！

這是一次重要的經驗教訓。因為編劇是極為重要的一環，編劇不好，導演縱有三頭六臂，又能奈何？我相信「映畫故事」是一種綜合表現的文學藝術，其中不能有任何弱點，否則就功虧一簣了。

五、

我認為「時副」是目前各報副刊中，最具有原創力和衝勁的副刊，此固主編者周寧先生的勇敢與用心，臺灣時報的主事者的開放與見識也應該特別一提的吧？當伙計的幹勁十足，在這年頭固不易找，當老闆的有見識、能任人，才難尋呢！